

狼  
迹  
追  
踪

# 狼 迹 追 踪

〔苏〕謝維爾金著

侯華甫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М. Швердин  
По Волчьему следу

根据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5年版本译出

## 狼 迹 追 踪

原著者 [苏]谢 雄 尔 金  
翻译者 侯 华 甫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31 1/4 字数：689,000

1959年8月第1版

195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0册

统一书号：10078·0923

定价：(八)2.90元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紅軍剿匪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十月革命之后不久，苏联中亚細亚地区——烏茲別克斯坦形势十分复杂。受英美帝国主义豢养的白匪軍与当地巴斯馬奇、地主、富农相勾結，进行惨无人道的燒杀搶掠，破坏农村合作化运动，以打击紅軍的威信，妄想资本主义复辟。作者在書中描写了紅軍一个小队，深入久为匪帮盘踞的边区，以惊人的毅力和无畏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終于将数股在力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巴斯馬奇匪帮一网打尽。全書刻划了薩布洛夫、尤尔达什、卡馬洛夫、奇克馬克等人的英雄形象，对反面人物紅胡子、奈芒等人也有深刻的描写。这是一部描写紅軍战士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作品。

## 主要人物表

尼古拉·薩布洛夫——紅軍騎兵隊長。

尤尔达什(外号向导員)——貧农会主席。

米定——騎兵队队副。

勃利舒克——薩布洛夫的警卫員。

拉比雅——尤尔达什的女兒。

卡馬洛夫(札法尔)——紅軍政治工作人員。

伊凡——騎兵排長。

希克馬奇——卡馬洛夫的养父，爱国詩人。

納比·阿明占諾夫——共青团員，報館通訊員。

薩穆拉德——貧雇农，担任向导。

法綺瑪——女教師，拉比雅的女友。

庫姆丽——师范学院女學生。

烏斯曼諾夫——小学教師。

阿勃杜拉扎克——村苏維埃主席。

加法尔——雇农。

猪头鷹——农村公社主席。

安集腊特——庫姆丽的婆婆。

薩格杜拉耶夫——革命叛徒。

馬德賴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紅胡子——英国間諜。

公証人——反革命分子。

1. 巴赫拉姆(原名阿勃杜拉赫曼)——反动伊斯兰軍总司令。  
尼亚兹(后化名薩依德)——地主,反革命分子。  
薩立普·查克馬克——反动詩人。  
米尔·薩塔爾——巴斯屬奇头目。  
奧塔·奈芒——封建主。  
納馬茲——慣匪。  
布哈拉人——敌人派遣特务。

勇士們的狂熱的精神就是生  
活的真理！

我們歌頌勇士們的狂熱的精  
神。①

高爾基

人們，我愛你們，  
你們要警惕！②

尤利斯·伏契克

---

① 見高尔基作品选：黨歌。

② 見絞刑架下的報告。——譯者

# 第一部



大暑天，火辣辣的太阳，在棉田里，在两旁夹植着柳桑的村道上，静悄悄地不见一个人影。茂密的矮树象一条条直线似的纵横交错，把米安卡尔流域织成了许多不大的长方格子，使得这一带的景致格外舒适宜人。

棉田里，棉花棵子干瘪不堪，土地都已干涸龟裂。一望而知，这儿的农民是疏于培土的。只有蓬勃茁长着的绿油油的野草，才勉强遮住了这片寒俭的景色。

蘆葦丛生的沟渠中，突出着的一根多节的木犁柄，勾起了人们莫名的愁思。桥上，干树枝铺成的桥面已经腐烂，有些地方完全塌陷了下去。桥桩上搁着一个巨大的车轱辘，上面胡乱地铺着一些树枝、稻草和泥土。看来，人们试图匆匆忙忙地把桥修好。就是那原先相当宽阔，想必曾经热闹一时的村道也长满了杂草，只是在路中央给行人留出了一条狭窄蜿蜒的小径。桥墩下，躺着一匹死马，上面落满了厚厚的一层灰白的尘土。谁也不想把它移到一边去。它就这样横在路当中。来来往走的行人打这儿走过时，都快步地绕过这具散发着恶臭的腐尸，甚至在两旁的草地上踏出了两条崭新的小径。

四周圆的棉田里，空荡荡的不见人迹。农民们被溽暑弄得疲惫不堪。有的上茶馆喝茶去了，有的回家午睡去了，有的就干脆躺在树荫下打盹。

只是在断桥旁边的棉田中有規則地、忽隱忽現地閃耀着眩目的阳光。要是能留神細察一番，就可以在桑树青褐色的背景上看到一个人的身影。这是个正在慢吞吞地、頑強地揮动着鋤头的农民。虽然已經过午，但烈日几乎依旧当头，鋤头刀在阳光下閃耀着亮晶晶的光芒。

这个在毒日头中培土的农民，在自己的一举一动中体现了貧农的黯淡的命运，体现了他这种繁重而被迫的劳动。他在他那未老先衰滿是皺紋的脑門儿上，暴出了一顆顆珍珠般大的汗珠。他穿了件打滿补釘的长袍，长袍里边露出了一件破旧不堪的、被汗水浸湿的粗布衬衫。他呼呼地打胸中吐出粗气，不顧疲倦地、机械地干着活。他只偶尔歇上一两分鐘，匆匆地瞥一下那荒涼的村道、終年积雪的远山和村上蒼翠迷人的果园，但随即又重新握起被手掌磨得发亮的鋤头柄。于是鋤头又均匀而有节奏地揮舞开了——忽而举起，忽而落下，忽而举起，忽而落下……。

从晌午开始，村道上熱鬧起来了。一群群騎馬的人，都往村子的方向奔去。他們大半都纏着头巾<sup>①</sup>，穿着花长袍。几乎在每匹馬的兩側都垂着两个装得飽鼓鼓的大褡褳。从这些赶路人的衣着上，可以判定他們是普通赶集的商人。这些做买卖的在一个星期內往往要換上一两个市集。一部分走到十字路口时，就拐向右方，另一部分繼續朝那已經在望的、綠蔭丛中的村落奔去。其余的人就拐向左方。

每一次，只要路上一出現赶集的商人，那个在培土的农民就会停下活儿，手打起凉篷，出神地眺望起来。

半个鐘头过去了，但村道上赶路的人还是絡繹不絕。不一会

---

① 伊斯兰教徒头上都纏着头巾。——譯者

儿又有一大伙骑马的人跑了过去。这当儿，那个农民突然把锄头掷到地上，噤了噤嘴唇，小心翼翼地打布腰带里掏出一个蜡黄的、装烟草的葫蘆。他拔去葫蘆上系着黑穗的塞子，把一小撮黄绿色的嚼烟倒在手心，然后熟练地把它放进嘴里。

“天呀，”他大声地说道，“今天在哪儿赶集呀？”

他一面重又拿起锄头，一面自言自语地嘟囔道：

“今天是礼拜二，在我们这一区里，礼拜二素来是不赶集的……可是赶集的人却跑过去了那么多！”

赶集的都走过去了，他又开始培起土来。但是没能培上多久。

在村道上，树枝杈的后头，又掠过几个骑马者的侧影。这是三个策马疾驰的红军战士。他们戴着尖顶布琼尼式的帽子，上面缝有蓝色的大五角星。

“啊，啊，哪儿有野兽，哪儿就会有打猎的。”那个农民说道。

说完，他又专心致志地拿起锄头来锄土。

又跑过了一小队骑兵。他仍然干着活，间或抬起头来朝路上望望。当他看到最后一队骑兵的时候，便唱道：

进行斗争需要武器，  
我们在战斗中武装了自己，  
把横行霸道的恶魔，  
巴依①吸血鬼驱逐出去……

“这是谁在那儿唱？”一个体格健壮，有一张因日晒风吹而脸

---

① 巴依——这种称呼常常是加在富农、财主和商人的名字后面的。——译者

色黝黑的騎兵高声問道。看光景，他是隊長。他勒住馬，打算从枝杈的空隙中看清那在田里干活的人。

那个农民孤零零地在給棉花培土，也不顧炎夏难熬的悶熱，显而易见，在他的性格中确有着某些与众不同的地方。隊長并没有催馬前进，却久久地望着那閃閃发光的鋤头举向空中，随着有力地刨进坚硬的土里；望着那农民强壮有力的身軀前后搖摆；望着他那襤褸的衣衫。揚起了团团尘土的騎兵队，几乎全部跑过去了，但是隊長却不慌不忙地卷着烟卷，仍然端詳着那个农民，在思忖着什么。

蓄着小胡髭的隊長的助手也不时地朝那个鋤地的农民望望，但是，显然他不敢問，什么事情引起了首长的兴趣。而那个农民却故意装做沒看見这些盯着他瞧的人，自管自地干着活。

隊長终于用馬刺刺了一下自己的坐騎。这是匹鼻子微凸、深褐色的頓河种馬。馬縱身一跃，越过了路旁的寬沟，沿着棉花棵子中間的畦沟笔直地朝着那个农民奔去。

“喂，喂！站住！”

这命令式的吆喝声使隊長急剧地停下馬來。

这是那个培土的农民喊的。他警告地举着一只手。

“喂！您呀！”他声色俱厉地往下說道：“难道您沒看到，在什么地方跑嗎？”

隊長一面用手摆弄着綳得紧紧的繩，一面又向那个农民的周身投去了急速的、仔細的一瞥。

“哈尔曼格<sup>①</sup>！別累着了！”他說着劳动人民习俗上的問候話，微笑着問道：“这难道是您的棉花？”

---

① 烏茲別克人互相打招呼的用語。——譯者

“不是我的。”

“那么是誰的呢？”

“是我們巴依的棉花。这兒的地全是巴依的。”

“既然这样，你干嗎发这么大的脾气呢？怎么，可惜起巴依的财产来了？”

队长翻身下馬，走到那个培土农民的貼跟前，直視着他的眼睛。

农民也泰然而严肃地直視着他的眼睛，并同样严肃地回答道：

“队长！是的，这兒的田是我們巴依的。这些棉花是长在巴依的田里。但要知道使它們生长起来的却是这双手。是我們雇农的手耕耘了这片土地。是我們的手往地里撒下了种籽。是我們的手給庄稼灌了水和培了土，而不是巴依的手。瞧，它們长成了怎样的棉花樣子呀！而現在却讓馬蹄子来踐踏它們……倒不如您讓馬掌打我的胸口上踩过去……。”

“但田地終究还是巴依的呀！是吧？”队长追問了一句。

农民的眼神变得阴郁起来。他突然严厉地說道：

“在別人地里流汗的人是痛苦难熬的。誰还不知道这个呢？而你，队长，要是能命令巴依把地分給我……分給象我一样的雇农們和穷光蛋們，那么給巴依干活好不好这个問題，我們也就用不着爭論了。”

队长的目光变得温和了。

“喂，同志，你好！”他說着，重又微笑开了。

“您好！”那个农民回答道。这句俄国話他講得格外清楚。

队长用双手抓住他的一只手，握了握，随即仿佛是无意地把它翻了过来，仔細地端詳了一番。手上皮肤粗糙、滿是老茧，一

望而知，這是一隻成天拿着鋤頭的勞動人民的手。

這時，隊長仿佛自言自語地講道：

“時代是這樣的……”他忽然撥轉自己的念頭，出人不在意地問道：“你知道巴斯馬奇①在哪儿嗎？”

問題提得又坦率又明確，似乎太突兀了。但是那培土的農民並不惊奇。在米安卡爾流域一帶，正在繼續圍剿已被击潰的巴斯馬奇匪幫的殘余。巴斯馬奇對各村幫助蘇維埃政權巩固的人進行了殘酷的報復。奇列克村的居民解除了巴斯馬奇頭目納扎爾·馬美德隊伍的武裝。可是不到一個星期，另一頭目阿勃杜·卡哈爾的匪幫襲擊了奇列克村。匪徒們在市場上砍了五十七個農民的頭，並且揚言：幫助布尔什維克的人將會遭到同樣的命運。有時只要作個暗示，那個被認為有同情蘇維埃政權的嫌疑的人，就會遭到流血犧牲的橫禍。“巴斯馬奇在哪儿”這個問題，在那些日子裡，在這些地方是遠非所有的人都敢直截了當地回答的。但是這個培土的農民，却連一秒鐘的猶豫也沒有，開門見山地答道：

“我知道。”

“你的名字叫尤爾達什，是嗎？我沒弄錯吧？”隊長問道。

“我是叫尤爾達什……”說着他又極其注意地望了隊長一眼。  
“有些人管我叫向導員尤爾達什。”

“馬上就明白沒弄錯嘛。我正用得着你，給我們的部隊幫點兒忙吧。”

隊長的話裡，既有請求，又有命令的意味。培土的農民搖了搖頭，微含責備意味地說道：

---

① 巴斯馬奇是中亞細亞一帶的土匪。——譯者

“对敌人要命令，对朋友却应该请求。”

“怎的，你还没弄清楚你是同誰在講話嗎？同敌人呢还是同朋友？”

队长用脚跟轉过身去，便沿着畦沟快步地向馬跟前走去了。

那培土的农民稍作躊躇，朝一行行綠油油的棉花棵子瞥了一眼。之后，撿起鋤头，几乎是跑步地追了上去。这时，队长已經走上村道。

队长一言不发，只是用馬鞭子朝一匹后备的馬指了指。

农民跨上馬背，在馬鞍上坐穩之后，就把鋤头柄压在腿下，縱馬赶上了队长。

“首长，你問……”

但队长打断了他的話：

“你說，栽棉花的是你的手，而地却是巴依的。是这样嗎，向导員尤尔达什？”

“是这样，首长。”

“你已經干了很多年的雇农嗎？”

“我們村里有一半人是雇农，”培土的农民並沒有回答問話。

“雇农，这是人民。棉花是由雇农的血汗灌溉大的，因此它是人民的，是你雇农的。我同意你的話，决不可以踐踏这样的棉花棵子。我准备为这样的棉花棵子跟巴斯馬奇、跟巴依、跟一切妖魔鬼怪作战。你懂嗎，向导員尤尔达什？”

虽然培土的农民很可能沒有領会队长的某些話，但是他确信地答道：

“您說得对。”

于是他破天荒地第一次微笑开了。